



职工原创文艺作品专版

人生如山

■杨晓杰

印象中,学的最早那批字里面就有“山”这个字,“山”似乎成了学习的启蒙,也成了人生的始端。

山是什么?《说文解字》里认为“山,宣也。谓能宣散气、生万物也”。其中“宣”有“通”的意思,山被认为能够通畅地气,进而催生万物。“山”字最早见于商殷时代的器物“癸山敦”中,上面的山字形如是三座峰峦相接,有山阴树影,使人一望便知是“山”。

我在小时候,几乎见不到山,因为我的家乡海宁,地处平原。那里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只能偶尔见到几个土坡,这让我对“山”没有具象化的了解,唯有通过电视资料、书籍资料,方能见到祖国的大好河山。

随着年龄渐长,接触的知识多了,我对山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山可以是连绵的,也可以是独立高耸的,但山始终是有上坡、下坡以及顶峰的。

山如同是人一般,是有性格的。江南的山,多婉转;北方的山,多巍峨;岭南的山,多灵秀;西南的山,多奇崛;青藏的山,多圣洁。

山,也蕴藏着无数人的血脉与情感,是有浓重色彩的。记得十多年前,我在广西师范大学读研,学校位于“甲天下”的桂林。那里的每一座山川,都有着深厚的红色底蕴。无数革命先辈们,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赞歌。当然,不止于桂林的山川,在中华大地上,千千万万座山川,都凝聚着中华民族的血脉精神,那是自强不息、拼搏向上的民族精神。

我登上山顶本想看看山巅的风

景,却发现,一山更比一山高。我坚信山虽高低各有不同,但每一座山的风景皆是美的。因为山与人一般,每一座山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景。

研究生毕业后,我回到故乡海宁。我看到了祖父,他的背弯曲如弓,又何其不像一座山啊。只是祖父那座山是那么的苍老,却又充满韧劲。他的那座山上,背着的是整个家,是无数青春岁月在上面累积成点点滴滴的花花草草、溪流鸟雀。

我突然觉得,人生就如同是山。我们攀爬过一座又一座的山,而人的精力也恰似山一般,从孩童时慢慢茁壮成长,到壮年时便是顶峰,随后渐渐随着年长走下坡。但人生处处都是风景,不论是在上山的路上,还是下山的路上,都是人生不可或缺的部分。就如同,在中年时看少年,在老年时看中年,那沿途的风景定然是大浪淘沙留下的璀璨。

我回看人生,人生的视野也如同山一般。小时候的我,渴望能爬上小土坡,看着村庄的广阔;长大后的我,站在高山之上,看着广袤的天地,觉得自我的微小。恍然间,我明白了苏轼《赤壁赋》中的那句“渺沧海之一粟,寄蜉蝣于天地”。人在这世间何其渺小,却又是实实在在地存在过。哪怕是蜉蝣,哪怕是昙花,都在这世间绽放过自我的生命。

我走出群山,转身间,顿感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座山,于广袤天地间,镌刻独有的印记。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嘉兴市作家协会会员、钱杭江医药(嘉兴)有限公司职工)

车间里的新员工

■姚瑶

车间来了一位新员工。车间主任老张把老员工召集起来,郑重其事地介绍道:“这位小伙子叫赵阳,进了车间门,就是自家人,大伙都是老师傅,今后要尽心尽力带他、帮他。”

小伙子挺精神,诚恳地说:“我一定好好向大家学习。”

上班第一天起,小赵就全身心沉到车间里。他工作认真,手脚勤快,脑子又活络,遇到问题肯钻研,还主动向师傅们请教。很快,他就熟悉了车间的工艺流程,熟练掌握了操作技术。

有一次,设备突发故障,影响了整个生产线的运行。几位维修师傅急忙抢修,却未能修复。车间主任老张急得团团转,发动大家献计献策。

小赵站出来:“我来试试。”他找来一摞技术资料,围着设备检查了好几遍,一个环节一个环节排查问题,很快提出解决方案。维修师傅按照他的方案进行调整,终于修复了设备,生产线恢复了正常运转。看到车

间重新投入生产,大家从心底里佩服小赵的专业能力和技术水平。

主任老张竖起大拇指,啧啧称赞道:“好啊,徒弟出山成师傅了。”从此,车间上下都改了口,亲切地喊他为“小赵师傅”。

车间位于老厂区,空调老旧,一到夏天,又闷又热,员工们常常干得汗流浹背。小赵师傅向主任老张建议,安装大功率空调来调节车间温度。没几天,空调就装好了,车间的作业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凉风吹在身上,暖在心上,工友们纷纷称赞:“这事小赵师傅有一功啊!”

一年后,厂里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赵阳当选为厂工会主席。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赵阳是总厂下派到车间锻炼的人才。员工们感慨道:“既懂业务,又关心员工,这样的‘娘家人’够格!”

(作者系杭州市西湖区作家协会会员)

我与林鸣文学社的故事

■周国军

前几天,得知母校筹办50周年校庆活动,征集校史“老物件”,猛然间想起了我多年搬家都不舍得扔掉的快要发黄的两期《林鸣》文学杂志,还有大学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往事。

刚进大学时的我,无比兴奋。依然记得学生会、篮球队、文学社等社团组织在那里招兵买马,争着抢着吸纳新的成员……怀着一颗好奇心和试一试的态度,我也申请加入了学校林鸣文学社记者团,一旦得知学校里发生了新鲜事,便与同一届入社的小记者一起去采访,然后写个小简讯投向文学社。可是,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石沉大海。我曾心里暗想:这文学社恐怕是“忽悠”人的。

有一次,我正在含笑湖边跟鱼儿“说话”,忽然,仿佛听到学校广播里在说“林鸣文学社记者周国军报道……”我半信半疑地找到校广播室去求证——那篇稿子确实是我写的!我写的稿子居然在校园里广播了!后来,我更加努力地采访、写作、投稿……广播站的曹晓峰老师也经常拿着他在报纸上发表的“豆腐干”到寝室里来找我聊天,鼓励我,教我如何写好稿子。

第一个学期还没有结束,我被选为林鸣文学社记者团团长。记者们都是来自各系的业余爱好者,学校没有

专门的新闻专业,我便经常邀请曹老师到我们团里来聊天,顺便给大家上上课;偶尔组织记者们去搞些烧烤、野炊活动,联络感情。记者们写好了稿子,都会送到我这里来,先由我修改和审核,再交编辑部整理和投稿。

大一放寒假的时候,教语文的屈中正老师布置我们写一篇社会调查报告。回到老家后,我有意识地到邻居家去串门、拉家常,问他们的收入状况和想法。然后,我把自己对发展农村经济的建议,写成了一篇报告递交了上去。很快,这篇调查报告被评为系里的一等奖。这更加激发了我对文学和写作的热爱,一有闲暇时光,就泡到了学校的图书馆里;一有想法,就写成文字。

第二个学期,正值文学社换届,社长叶红梅找到我说想推荐我担任新一届社长,我受宠若惊地说我的文学修养不够,恐怕难以胜任。她便与几位编辑一起做我的工作,让我团结大家继续办好文学社。就这样,我担任了林鸣文学社的社长。

那段时间,与大家一起写稿、改稿、编辑、校对、出刊物、出黑板报……往事历历在目。感谢林鸣文学社的这个团队,在那里,我个人的能力得到了提升,兴趣得到了升华,还收获了爱情和友情……

(作者单位:杭州市临安区总工会)

走过春天的广场

■童鸿杰

初春的黄昏,悄无声息地抵达。夕阳投射下,城市展览馆的玻璃幕墙,溢出一抹流霞。草丛里,金光闪耀,几只鸟儿蓦然飞起,盘旋在高大的榆树下。

在五一广场左边,有两位老人向我走来,他们的手中,拎着一个布袋,袋子里方方正正的,好像是几本书,可能他们刚从图书馆出来。他们缓缓地走着,纵使步履蹒跚,依然相扶相伴。曾经的季节,他们在彼此的目光中老去,如今他们肩并肩,扛着余生的风雨。这相濡以沫的身影,是广场上的一抹风景。

广场的中间是湖。青绿的堤岸,白色的浪花,徐徐铺开的后塘河,是城市五线谱上的音符。漫步在湖畔,春风吹拂,吹面不寒,吹起水波荡漾,倒映着蓝天白云和桥梁。你看,人行天桥下,白鹭掠过水面,绘出美丽的图画。宁波这座城市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关于水的故事,春天的日月湖,有说不完的话。

湖边的游步道上,有人在跑步。他们的步伐轻快,表情放松,显然都是资深爱好者。“跑步无疑大有益处:在个人的局限性中,可以让自己有效地燃烧,哪怕是一丁点儿,这既是跑步的本质,也是活着的隐喻。”有一个日本的作家,叫村上春树,他把跑步作为人生的支柱。人

在奔跑时会忘记很多事情,比如曾经的苦难,比如脚下的坎坷,比如身边的苦楚。我跑步的时候,常常会回到童年,耳旁是呼啸而过的风,脚下是快速退移的大地,前方是袅袅的炊烟,是青色的石墙,还有屋顶的瓦。青瓦上不知名的小花,黄的红的在空中摇曳……

终于走到广场的西楼,在音乐馆的门口,遇到一个朋友,他来找宁波市工人文化宫的老师学习声乐。多年以前,他辞别故乡,来到宁波打工,如今他已经是是一家合资企业的主管。业余时间,他除了做志愿者,也在学习各种才艺。此刻的他像个认真的初学者,带着严肃的表情。我相信有一天,他一定会成为优秀的歌者,用自己的声音,为一个不是故乡的城市代言。

“用经典诗歌打开春天,彩排开始啦!”“来啦来啦!”我一边答应着参加会演的朗诵班同学,一边再次打量着眼前的五一广场。这是一个春天的广场,没有劣质歌舞的喧闹,没有煞费苦心地宣扬。这是一个春天的广场,在流动的人群里,它承载着我们的记忆,留下我们的足迹,连接起一幅幅风物人情,也传递着一曲曲劳动的韵律。

(作者单位:宁波海关所属北仑海关)

医患温情

■王珍

“我们俩是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这是手术前一天杭州市西溪医院泌尿外科的主任医生王健生对患者郭建生说的话。

一位医者,能够如此生动通俗地诠释医患关系,把患者放到和自己一样重要的平等位置,亲近感和依赖感油然而生。

如果医生说,咱俩是一伙的,目标一致,齐心协力,让生命走向安全、走向健康。你还要怀疑啥?只管放心地酣然入睡就是。郭建生就是这么干的!4个多小时的肾盂激光碎石手术,一个躺着,一个站着、修理着,粉碎顽石。我等在手术室外,并没有太多的担心,更多的是对医生的心疼。

术前后的谈话,都极具详尽、仔细、耐心,像朋友间的促膝谈心,谈话的内容都与郭建生左侧肾盂铸型结石有关。医生的说话方式通俗易懂,很少使用专业术语。比如,“从片子上看,你的结石是密集型、坚硬型的,密密麻麻结满了整个左肾,基本没有什么缝隙可插针。手术一次肯定无法完成,四五个小时已经是长时间的手术了,再长,你我都吃不消的,所以会分两三次完成。如果第一次顺利多做掉一点的话,争取两次做完。”

手术前,专家团队再一次研讨

了手术方案;手术后,医生护士各种跟进,王健生还特意来病床前鼓励、表扬:“你行的,你扛住了!有任何不适马上按铃叫我们。”感觉医生比亲朋好友更亲和。

几天前,医院外科专家张清华在做完静脉曲张手术后,郑重地把血糖一直居高不下的郭建生托付给内分泌科的应敏敏:“应主任,我有位朋友刚在我这边做了手术,想请你那边调一下血糖。”

一声“朋友”,真的让人感觉很暖心。这里的医生已然把医患平等、互相配合的理念根植于心中。似乎,不管是内科还是外科,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他们首先是心理医生。其实,这不仅仅是一种沟通技巧,更是一种医者仁心的具象化。

而我在探望和陪护中,也学会了了不少健康理念:学会吃饭、学会走路、学会说话……但最大的收获是刷新了我对医生的成见。曾经以为医生写的字是天书,我们常人无法看明白;医生说的话是神话,我们凡人无法理解。但是,王健生和他的团队瓦解了我这种陈年八股的误解。

我一直坚信,医患配合,温度拉满,患者一定可以好得更快。

(作者系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醇香印记

邵勇 摄

苔上繁花,念里乡关

■应红枫

在城市的车水马龙间徘徊久了,心灵便如同漂泊的孤舟,渴望有一份宁静的港湾。

在我每天上班的公交站旁,有一块硕大的绿地,宛如隐匿于喧嚣尘世的净土,悄然匿藏着我心底最柔软的眷恋。每当早晨的阳光透过那几棵高大而沉默的香樟树树梢,斑驳地洒在那片绿地的青苔上,光影交错之间,似是大地的心跳在轻轻跳动。

那方绿地,以及树荫下大片的苔藓,宛如大地的绒衣,细密而柔软。它虽不像人工草坪那般规整,却有着肆意生长的倔强与洒脱。这片厚厚的青苔,是春天无声的低语,宛如从岁月深处蔓延而来的诗行,让我仿若一脚踩进了故乡的旧时光。曾记得,每逢春雨过后,故乡老屋背阴处的那一抹幽绿青苔,便会肆意生长,蔓延出一片湿润的绿意。我总爱用手轻轻触摸,那细腻触感,如同母亲温柔的指尖,瞬间拂过心头的温柔。

故乡的山水,是记忆中永不褪色的画卷。那里的青山,连绵起伏,像是大地沉睡时微微隆起的脊背。山上的树木郁郁葱葱,枝叶交错间洒下斑驳的光影,融和着蝉鸣和溪水潺潺流动的声音。那时的我,常常穿梭于林间,采集蘑菇,或者挖些山花回来栽种在庭院里。山坡的泥土松软而湿润,散发着质朴的芬芳。那是故乡的气息,深深烙印在我内心深处,无论走多远,都能瞬间被唤起。故乡山涧的溪流,清澈见底,缓缓流淌着岁月的歌谣,溪底的石头圆润光滑,被水流抚摸得没有一丝棱角。我们在河边嬉戏,捉鱼摸虾,溅起的水花在阳光下闪烁着晶莹的光芒。

除了爬山,当然我们也下海。在我老家金塘岛的西侧,有一条长长的海塘,宛如一条巨龙,横亘守护着这方岛屿。海塘的外侧,是一片辽阔的滩涂,滩涂上纵横交错着无数条浦沟,仿佛是大海退潮后裸

露的血脉。每当暑假,那条海塘和海塘外侧的滩涂,便成了我们一群男孩子的乐园。我们赤着脚丫,坐在海塘上,或踩在软绵绵的滩涂上,让海风轻轻拂过,那淡淡的咸味和海藻特有的鲜嫩气息,让人心旷神怡。

赶潮是我们最喜欢的活动之一。每当潮水退去,滩涂上便留下了无数的小海鲜:泥鱼在水潭中灵活地穿梭,弹涂鱼成群地蹦跳在浦沟里,招潮蟹胆怯地在洞口寻找着食物,而大青蟹则躲在洞穴里,露出两只警惕的眼睛……我们小心翼翼地寻找着,一旦发现目标,便迅速出手,将它们收入囊中。

如今,身处城市的车水马龙,眼前这片生长苔藓的绿地奇迹般地唤醒了我的乡愁。它们仿佛成了这城市间的精灵,在我的心间点亮一盏温暖的灯,指引我回归内心深处的那片惬意与宁静。

(作者单位:中兴中石油转运(舟山)有限公司)

邂逅桐浦油菜花海

■陈仁山

春风,就像一支神奇的画笔,当第一缕春风拂过,瑞安桐浦的大片油菜花便铺满人间,绘就了一幅生机勃勃的绝美春图。

漫步田埂,金黄色的油菜花宛如金色海洋,在微风中泛起层层浪花。每朵油菜花都精致小巧,细长枝杈上的小黄花,像小喇叭般奏响春的乐章。

油菜花扎根乡野,既没有牡丹的富贵,也没有桃李的芬芳,却有着君子般的风度,简简单单,大大方方。它不与百花争艳,在料峭春寒中默默积蓄力量。当春风传来绽放的信号,它毫无保留地盛开,彰显出生命的蓬勃与热烈。馥郁的花香似缥缈的雾霭,丝丝缕缕,萦绕心头。

乾隆曾盛赞油菜花:“黄萼裳裳绿叶稠,千村欣卜榨新油。爱他生计资民用,不是闲花野草流。”

漫步在油菜花田与蓝天之间,仿佛踏入了一场金色的绮梦,桐浦油菜海花的壮美,让人沉浸其中,流连忘返。

(作者系瑞安市报告文学协会会员、瑞安市作家协会会员)